



## 中央卫生所在东柏坡

1947年5月至1949年3月，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期间，中央卫生所驻在东柏坡村王永生家里。

当时东柏坡共130多户人家，家家户户都驻有中央机关，除卫生所外，还有中央管理处、中央特委室、中央妇委等。卫生所除了给中央机关服务外，也经常给当地老乡看病。

东柏坡村闫锐家住着卫生所的6位实习学生。闫锐打麦时不慎扭伤了腿，疼痛难忍，不能下地，实习生就带他到卫生所治疗，王医生很快就给他治好了。闫锐的妹妹闫惠书生麻疹，全身长满了小疙瘩，全家人都非常着急，卫生所给她进行了免费治疗。村民闫双锁因事一时想不开，吃了块大烟想自尽，卫生所连夜用药抢救，终于使他转危为安。

东柏坡村100多户村民大都到中央卫生所看过病，驻有机关的农户看病基本上都是免费治疗。

周围村的老乡来中央卫生所看病的也不少。北庄村陈秀竹切菜时不慎切掉了半个手指头，血流不止，家人马上让她骑着毛驴到卫生所求治。行至中央大院门口时，见到一位年纪大一些的军人正在路上散步，他看到陈秀竹手上被鲜血染红的白布，就问原因，并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，写上：“卫生所，请马上给这位受伤妇女包扎治疗，朱校董。”医生看了纸条，麻利地给陈秀竹消毒上药、包扎治疗。回村后不久，陈秀竹的手就痊愈了。后来村民们才听说，“朱校董”就是朱总司令的化名。

西柏坡村董必武的房东闫志林家，一周岁的小孩闫青海病危，家里人把他放在碾子上准备扔掉。董必武夫妇看到后，仔细听了听发现孩子还有点微弱气息，董必武夫人何连芝马上抱起孩子送到了东柏坡的中央卫生所急诊室。经化验，孩子是食物中毒，需要住院治疗。医生说：“孩子病情重，需要他的妈妈来陪护。”何连芝说：“别找她妈妈了，我就陪吧。”于是陪孩子住了病房。过了几天，何连芝抱着个欢欢喜喜的孩子回到了家里。闫志林的老伴儿陈叶叶高兴地接过孩子亲了又亲，连说：“谢谢，谢谢你救了孩子一条命。”

闫青海长大后担任过村民兵连长、公安员，并多次进京探望董必武夫妇。改革开放后，闫青海贩卖过布匹、开过饭店、开过旅游船，日子过得很富裕。如今，72岁的闫青海经常到西柏坡参观的游客讲领袖们在西柏坡的故事，讲董必武夫妇救自己的故事。

范文杰 范浩天

## 井陘凉沟桥村： 一桥飞架石头村

□本报记者 杨惠玲/文  
张峻峰/图

### 古村落 连接晋冀两省

汽车拐过一个U形弯，眼前豁然出现了一座“山门”：距离地面30米高的地方，一座小桥飞架在悬崖峭壁间。小桥连接起来的村庄就是井陘县凉沟桥村。

凉沟桥村距离井陘县城47公里，隶属辛庄乡，古称神堂口。据《井陘县志》记载：“明万历年间，许氏自本县小切村迁此。”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在村旁山沟处建一“广济桥”，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因桥建于“良沟”故名“良沟桥”。该桥总长20米、桥宽近8米、桥高15米，依托深涧两侧自然突出的崖石修建，两头崖上坐落着四个小桥墩，仿赵州桥形式建有四个小石穹，上有“建于清光绪年间”字样。

村里人介绍，良沟为十里峡谷，两旁百丈断崖似刀削斧劈，到了冬日，站在沟底，只能看到阳光挂在山尖，于是当地人将“良”字换做了更为切意的“凉”字。凉沟桥为沟通井陘西北与山西平定东北的必经之桥，清《平定州志》称之为“东北要津，无逾于此”。

连接村庄的小桥桥面现为水泥路面，十分平整。据村民介绍，最初桥面不过两米宽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小桥维修后，桥面已经达到四五米宽。2009年，又重修石桥，石桥桥面足够三辆汽车并行通过。小桥新修的栏杆雕龙画凤，拆下的古桥栏和望柱就静静地躺在新桥边，似在述说古桥的过往，又像在祝福新桥上往来的人们。

旧时的凉沟桥村交通闭塞，通村道路多为羊肠小道，原有东西两座城门，东城门至今保存完整，城门后留有古时的城门础石、安装城门的插杆石等。

### 古民居 见证岁月沧桑

凉沟桥村的古院落有近20



走进名村古镇 63

余家，较为完整的有卢计英古宅、卢家家谱堂、许连元古宅、卢发庭古宅、卢密锁古宅、卢桃元古宅等，散落在村里各处，建筑形式各异且各具特色。有的古院落至今保存完好，老村民多年来仍居于此。

卢计英古宅是一座距今大约600年的古老民居。坐北朝南的院落有主房三间、配房两间，青石浆砌，为木石结构的平房，整个院落错落有致，宽敞明亮，高低比例协调。

卢氏在凉沟桥是大姓，人口占全村人口一半以上，卢家家谱最多已保存8代以上。卢家家谱距今约有400年的历史，堂内保存着卢家家谱，整座院落青石浆砌，所用青砖大于普通青砖，长30厘米、宽20厘米、厚8厘米。卢家家谱堂门前有一石碾，已不辨年代，无言地见证着岁月的更迭。

许连元古宅为比较罕见的二层阁楼建筑，距今已有400年的历史。上下两间的格局，青石浆砌，白灰勾缝，木质小格子窗透出古朴典雅。当地人曾将这里辟为农家书院。

卢发庭古宅毗邻许连元古宅，但并没有与许连元古宅排成一排，而是退后约有5米，依地势而建，上下两层，为砖石结构。二层的门楼用砖砌成花式，木格窗棂，建筑外形美观古朴，距今约400年历史。

卢密锁古宅也是一座约有400年历史的民居，为一层平房，拱形的大门使整座院落显得古朴壮观。古宅均为木式门窗，透过木门上的传统木雕花格，时光仿佛停滞，把人带回遥远的岁月。

### 古长城 述说历史兴衰

在凉沟桥村还有一条古道，此为井陘古道西北路之西分支。据民国《井陘县志》记载，此路在宋代即已驻兵防守，设有“小作坊”“王家峪口”二寨，说明此路至晚在宋代就已经成为大路。至明代在凉沟桥建隘口“神堂口”以御匪患，至清末废除。

据民国《井陘县志》载：“神堂口，界山西孟县，北至武功口二十里，西至山西孟县西贾庄十八里，口北群山壁立，由东过凉沟桥。”古神堂口与黄龙口、驴桥口、险隘口、达滴岩口、武功口、杨庄口并



①始建于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的凉沟桥依托深涧两侧自然突出的崖石修建。

称为井陘关内七隘，明代为拱卫京都以御匪患，“俱有兵守”（雍正《井陘县志》），并在各口修筑长城。今凉沟桥西南山巅上尚存有314米长城，其随山就势，连绵起伏，陡峭险绝。当年建造时就地取材，用块石垒砌，内填土石，泥土封顶。城墙中段西侧和南端各建有一座平面呈“凸”字形的御敌战台，虽经数百年的洗礼仍不失当年的气势。现存的两座高5米的石砌烽火台，与长城形成上下呼应之势。

凉沟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桥正前方百米处有出入口，乃一面向阳石板坡，当地人称“刺儿坡”。石板坡呈“之”字形，由沟底弯曲而上，至山间平台，建边城一座。边城由外石城门阁和内石城门阁组成，而左右城墙为天然的断崖山壁，清山西平定州知事周志浩赞其为“金汤巩固”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军民凭借这里险要的地势顽强抗敌，多次粉碎了日军、国民党军队对革命老区的进攻。

1986年，井陘和阳泉共同开通了隧道，使凉沟得以延伸，昔日险道变成了坦途，湮没了黄尘古道。

凉沟桥这座石头村见证了烽火边城的荒芜，也见证了天堑变通途的历史。



②古老的石碾无言地见证着岁月的更迭。



③边城的城门上“金汤巩固”四个大字清晰可辨。



④残存的石砌烽火台依然挺立。

韭、新款闻黄梁”的佳句，民谣也说“三月新韭胜似肉”。古人不仅以野菜果腹充饥，也在野菜的平淡中寻找着真味，体会着人与自然的融合。诗人陆游《杂感》一诗中这样说：“晨烹山蔬美，午漱石泉洁。岂役七尺躯，事此肤寸舌。”在《食芥十韵》中说：“惟芥天所赐，青青被陵冈。珍美屏盐酪，耿介凌雪霜。”看来，古人把吃清淡的素食当成了养生保健的妙方啊！

那年月，吃饭是头等问题，一年到头，野菜陪伴人们能走大半年。春天里，野菜多；初夏，槐花开了，人们又可以吃香喷喷的槐花饭了……如今，人们物质生活逐年丰富，追求生活的高质量成了都市人的迫切需求，野菜就成了调剂生活、亲近自然的奢侈品。吃吃野菜，不只是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，恐怕更重要的是看重野菜本身所具有的药用价值吧。

今年春天，我回到老家，田地里除了忙忙碌碌的农民，昔日小孩子成群结队挖野菜的情形却看不到了。当我带着孩子去挖野小蒜时，我告诉孩子：“这些其貌不扬的野小蒜比大蒜大葱还好吃，爸爸当年就是吃着这些野小蒜吃窝窝头、高粱卷儿的。”孩子听着，睁大了惊奇的眼睛。有些事情，等孩子长大了，自然就会明白。

胡忠伟

## 味道

周作人《北平的春天》一文里有这样一首诗：“东风三月烟花好，凉意千山云树幽。冬最无情今归去，明朝又得及春游。”

那种对春天的期盼和欣喜之情跃然纸上。古人虽说以鸟鸣春，但我觉得最先使人感到春意者，莫过于那些人见人爱的野菜了。

东风一吹，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时节，那些野菜便迫不及待地钻出地面了。放眼望去，田野平畴，房前屋后，一大片，一大片，绿油油的，它们经过漫长寒冬的浸润，鲜嫩的叶子更加葱茏，或是三三两两地散长着，或是一窝窝地拥挤在一起，织成了锦，绣成了堆，在春天的田野里，争先恐后，装点起了一片春色，给人无限生机。

最先把野菜弄进文学殿堂的，应该是《诗经》吧。开篇《关雎》唱道：“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”其中的荇菜就是一种可以吃的水草，浮在水面，绽放黄色的小花；《谷风》中提到了苦苦菜：“谁谓荼苦？其甘如荠。”反映劳动妇女遭丈夫抛弃后的悲苦，意思

## 三月野菜赛灵丹

是，人人都说苦苦菜，可与我心中的苦楚比起来，它却如荠菜般甘甜了。民间俗语说：“苦苦菜里有三两粮，既饱肚子又壮阳。”苦苦菜不仅能清热燥湿、消肿化痰解毒，还能凉血止血。而荠菜呢，算是野菜家族中的美味吧，深受老百姓喜爱，俗名地菜、清明菜，它不仅味道甘美，而且色泽嫩绿，词家辛弃疾吟咏它：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大诗人苏东坡《惠崇春江晚景》写道：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蒹葭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诗人以桃花绽放、春江水暖、鸭子戏水、野菜满地的生动诗句，表现了阳春三月春回大地、万物复苏的自然景象，也向人们描绘出一幅充满生机的踏青采摘野菜图。

儿时，农村土地刚刚承包那会儿，人们普遍缺衣少吃。穿衣尚且凑合，所谓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；吃的呢，除了玉米、大豆、高粱、土豆这些粗粮，便只有用野菜来充饥了，小麦只有逢年过节才可以稍微吃上一两顿的。千百年来，野菜伴随着我们自生自

灭，对衣食无忧者而言，它属野花闲草，是生活的点缀品，像民谣中唱的那样“三月三，野菜赛灵丹”。但当我们生活遭遇困顿时，用它果腹充饥，野菜就成了穷苦人生存的稻草，连那些姹紫嫣红的芳菲桃李、千娇百媚的芍药牡丹，在物质极度匮乏时也变得黯然失色，毫无价值。

每天放学后，小朋友三五结伴，到田地里挖野菜。荠菜、白蒿、麻蒿、野豌豆、野小蒜……凡是可以吃的野菜，全被我们悉数搜罗。回到家里，将这些“战利品”交给大人分类制作，不同的做法，其味自然不同。偶尔，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也会溜进人家青翠的油菜地，将刚刚返青的油菜连根拔起，搓掉根部的泥土，就大嚼特嚼起来，那种解馋劲儿，比现在吃海参鱿鱼还过瘾呢。

民谣所谓“三月的茵陈，四月的蒿，五月六月当柴烧”，点出了野菜的时令性。除了野小蒜、荠菜、初春的野韭菜也十分脆嫩爽口、野味十足，是人们尝春调剂生活的上品，非当下的大棚菜可比。唐朝诗人杜甫就留下了“夜雨剪春

## 俗事

### 谷雨：又是人间一度春

春一点头，风暖柔起来了，渐渐地，明媚的春光肆无忌惮地铺洒了下来，慷慨地散布着芳香的气息，而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——谷雨悄然回来了。

谷雨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六个节气，顾名思义，播谷降雨，源自古人“雨生百谷”之说。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：据《淮南子》记载，仓颉造字，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黄帝于春未夏初发布诏令，宣布仓颉造字成功，并号召天下臣民共习之。这一天，下了一场不平常的雨，落下无数的谷米，后人因此把这天定名为谷雨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这样解释：“三月中，自雨水后，土膏脉动，今又雨其谷于水也……盖谷以此时播种，自上而下也。”古人将谷雨分为三候：一候萍始生，浮萍开始生长；二候鸣鸠拂其羽，布谷鸟鸣叫，提醒人们要开始播种；三候戴胜降于桑，桑树上已经可以见到戴胜鸟，更是形象地描绘了谷雨时节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自然界的一切都肆意地张扬着生命的活力，整个世界已变得暖意融融了。

谷雨时节，阳光格外灿烂，气候清新宜人，湿润的空气里裹挟着鲜活植物中蒸腾出来的芬芳。油绿的青草在春风中摇曳着身姿，低吟浅唱；各色花儿簇拥在一起轻歌曼舞，抒发着心中的缱绻深情；蝴蝶、蜜蜂们更是闻香而动，在花丛中流连忘返；小径荷塘，已被青青的草木掩映着，而那些葱郁的荷叶，彼此间紧紧依偎在一起，像一个个披着轻纱在水中沐浴的仙女，含笑伫立，娇羞欲语；阡陌纵横的农田里不断地迸发出蓬勃生机，庄稼尽情地伸展开腰身，争先恐后地疯长起来；连地平线的四边也都是绿的，绿得那么新鲜，伶俐可爱的鸟儿们如跳跳伏伏的音符在枝叶间跳过来、滑过去，用它那圆润、动人心弦的鸣啭欢快地唱响了春天的主旋律，时而一点点，时而一串串，玲珑剔透，悦耳动听；湛蓝的天空广阔而深邃，仅有几缕薄如蝉翼的云彩，像个妩媚多情的少女，深情款款地依偎在蓝天的怀抱里……

群芳争艳，万物欣然，谷雨是最能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的节气。面对如此动人的自然音律，诗人们也没有闲着，纷纷吟诗作赋抒发情怀。唐人曹邺的《老圃堂》甚为有趣：“邵平瓜地接吾庐，谷雨干时手自锄。昨日春风欺不在，就吹吹落读残书。”谷雨到了，诗人也凑个热闹，到瓜地里锄了一天的地，收工回家一看，春风已把作者读了一半的书吹落到地上了。宋朝的舒邦佐在《春日即事五首》中写道：“谷雨催秧蚕再眠，采桑女伴罢秋千。前村亦少游人到，牛歇浓阴人倚田。”诗句将谷雨与农事“催秧”等联系起来，谷雨时短，农事繁重，采桑女都顾不上荡秋千，牛也只能在地头的树荫下短暂休息，形象地描绘了一幅极美的农耕图。“过雨柔条绿更浓，涵风细麦碧盈沟。鸣鸠语燕声相应，又是人间一度春。”明朝刘基的这首《春日杂兴》则生动再现了田野里充满生机的景象，布谷鸟也发出了“家家种谷”的殷切呼唤。而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写下了这首《七言诗》：“不风不雨正晴和，翠竹亭亭好节柯。最爱晚凉佳客至，一壶新茗泡松萝。几枝新叶萧萧雨，数笔横枝淡淡山。正好清明连谷雨，一杯香茗坐其间。”描述了诗人在晴好的谷雨时节，与朋友在翠竹亭中品茶、赏春竹，兴之所至，赋诗作画，怡然自得的美好心境。

农家无闲月，谷雨田更忙。天上下谷子的事只能是神话，只有勤劳的双手才能换来丰收的果实，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。气温的快速升高正是庄稼生长的最佳时节，不知疲倦的农民们在田野里穿梭、忙碌着；在他们的精心伺候下，怒放的油菜花已卸下了它的浓妆，油菜荚日渐饱满；流着汗的人们在起伏的麦浪间小心翼翼地拔除高高的杂草，生怕惊动了期待着分娩时刻到来的丰富的麦粒；插秧、播种、种棉都是田间主要的农活，他们忙得不亦乐乎。勤劳的人们还忙里偷闲在房前屋后、庭院空地上松土锄草，种上豆角、茄子、青菜、香菜等时令蔬菜。这是最忙碌的时节，也是最充实最美好的时节。

谷雨是播种百谷、催生希望的时节，是草长莺飞、生机勃勃的时节，它淋漓尽致地挥洒着春天的清新和美好，让万物在充盈的阳光和丰润的雨露下，享受着生命赋予的自由和快乐，而一个热情如火的夏天正迈着沉稳的脚步款款地向我们走来。

徐新